

天寬地闊・任真自然—— 追念高雄在地畫家林天瑞老師

文／圖 職業畫家 李進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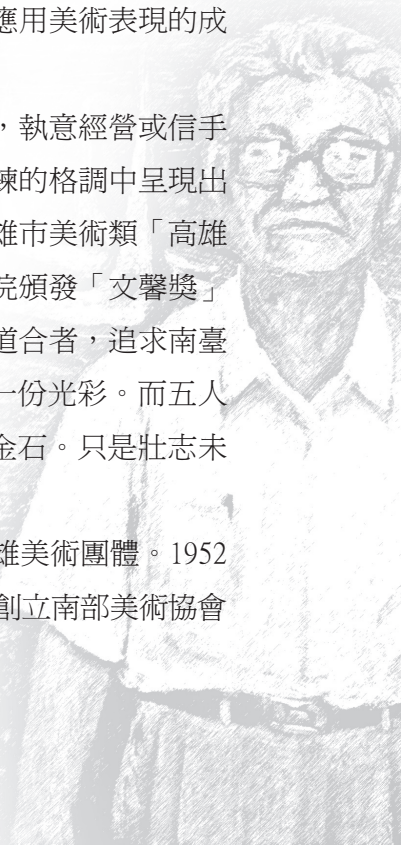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生於高雄茄萣海邊的林天瑞先生，樸實而粗獷的臉龐散發出憨厚不拘的氣質，予人親切和藹的感覺，一生以「行腳寫生」的踏實作風，展現其繪畫的理念。2003年3月8日先生因病離世，享壽七十有七。雖然老師走了，但留下的作品、人品都將為高雄在地美術留下一頁最深的懷念，在老師逝世近十年之際，想以此文追懷先生的為人藝事。

在1940年代，當時美術學校只有師範大學藝術系及政戰學校藝術系，對於來自鄉下漁村的小伙子瑞哥師，想進入正規學校習畫困難度極高而作罷。20歲那年先跟隨顏水龍教授學習設計與繪畫，並負笈臺北擔任工藝設計組的組員，之後入李石樵門下苦練素描，奠下紮實的基礎，更與臺灣當時活躍畫家鄭世璠、張義雄、張萬傳、金潤作等有過論畫情誼。

回高雄後，曾受劉清榮先生之聘，任教高雄市立女子中學（現在的新興完全中學）四年。後改以美術設計為生，為高雄藝文界談心的好去處「巴西咖啡店」的設計投入心血，亦將藝術的理念融入「小園日本料理店」的設計，成為高雄早期應用美術表現的成功佳例。

瑞哥師一生創作表現以自然風景題材居多，不論是海景抑或古厝，執意經營或信手拈來皆具雄渾氣度與即興率真，往往在刀筆交趣、色塊堆疊、獨特洗鍊的格調中呈現出自然生命的反芻，帶出微妙的感染力。畫品和人品皆獲肯定，曾獲高雄市美術類「高雄獎」，作品也不吝惜地捐給高雄市立美術館等公家單位，更獲得行政院頒發「文馨獎」的殊榮。曾有意將高雄熱情陽光融入畫面，結合南臺灣高雄地區志同道合者，追求南臺灣熱情色彩的區域表現——「高雄畫派」風格的構想，為高雄在地添一份光彩。而五人展（寓意憨人——憨憨畫圖的人）即是其實踐「高雄畫派」理想的試金石。只是壯志未酬，在第二屆展出之後因成員健康問題而畫下句點，殊為可惜！

除美術創作外，亦關心高雄在地美術的發展，尤其努力於籌組高雄美術團體。1952年參與成立高雄市最早的美術團體——「高雄美術研究會」，及1953年創立南部美術協會



（簡稱南部展）。1971年為促進畫會組織活動的發展，林天瑞老師再次與鄭獲義、劉清榮、林有涔、宋世雄、王國禎、羅清雲等人，共組「高雄市美術協會」，熱心投入會務。

高雄美術協會立案之後，使得高雄市新興畫會的成立形成風氣，如雨後春筍般源源不絕，逐漸旺盛。筆者因瑞哥師的人格與長者風範的吸引和推薦，於1995年進入高雄市美術協會成為正式會員，受到瑞哥師及美術協會前輩的鼓勵與指導，獲益匪淺。也在瑞哥師胞弟林勝雄先生擔任會長期間出任總幹事五年，即使2009年因理念不同退出美術協會，但乃秉持瑞哥師的精神，以「持續創作、讓作品說話」的師訓自勉。而瑞哥師對於美術協會的貢獻與付出乃眾所周知之事，即使每年捐款協助推動會務亦不欲人知，前輩風範永銘於心。

忝為瑞哥師的門下，與瑞哥師的相處亦師亦友，談笑風生中感受到老師平凡的性子外，也帶有以下嚴肅的一面：看伊畫海，伊講人生嘛海海；看伊畫花，伊講世事嘛花花。一磚一瓦，一草一木，景物在刀筆交錯下，流洩出線與面構成的雄渾氣韻，令人震撼！伊對人，除了人情味以外還是人情味，於畫面上，那怕只是一條小巷，一堵牆面，甚或斑剝的古厝也要認真面對，其所散發出的濃濃人情味，更不在話下。伊對事，除了完滿做好以外，也有其正義堅持的一面。伊講「畫圖的人攏平大」，「過去少年時陣，在臺北，跟老仙們論畫，有時嘛會按捺不住年輕氣盛的性子，直抒己見，大放厥詞。圖是無分大細，大夥兒翹翹咬攏嘛平大。」

看伊破煙，就像看到湛藍的大海，壯闊無比，充滿自信；看伊喝酒，就像迎在浪頭上的船隻，跌宕起伏，豪情萬丈。煙一枝攏一枝吸；酒一杯攏一杯喝；圖嘛一張攏一張繪；人生嘛一段攏一段過。憨憨啊畫塗，亞嘛憨憨啊過日子。「面對自然，行腳寫生」是伊最好的寫照。伊寫生就像在寫日記，那怕是一張簡單的素描或速寫，都曾記錄著一則令人回味的故事。自十幾歲畫到七十幾歲，近六十年的繪畫生涯，這種「海海人生，花花世事」，看似人生哲理，又何嘗不是繪畫思想的主軸？平凡中兼具理質的獨特風格，交織著生命與藝術的光與熱，早已分不清是生命中的藝術抑或是藝術中的生命！

記得有一次聚會，瑞哥師指著掛在牆上約莫四、五張描寫花卉的油畫小品說：「挑一張小品送給你」，當時有點愣住，心想怎好接受老師的贈畫，猶豫之際，瑞哥師則點出：「以後等你到我這把年紀，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鼓勵後進，讓下一代更有作為！」這有如波濤般的諄諄教誨，切撥著「歷史傳承」的心弦，感動得久久不能自己！

我想有這麼一晚的心傳也够師徒陶醉了。

爲紀念瑞哥師，筆者在2004年高市美協小品展中，畫了一張題名爲：〈先生 追懷〉的油畫作品，以蘭嶼獨木舟矗立於海岸爲背景，將原始粗獷的線條造型呈現瑞哥師的敦厚樸實。人物融入畫面，映襯出瑞哥師心胸如大海之寬闊，其心志如木舟之挺立。白蒼髮、厚眼鏡、短汗衫、紳士褲，也適宜地表現憨厚堅毅的性格，謹以此畫追懷老師風範。

瑞哥師歷經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，在藝術的追求中展現自我的毅力與定力。從「學習自然」出發，在天寬地闊中透過「行腳寫生」不斷地陶鍊，以「再現自然」融入其人生哲學，達到「任真自然」的個我表現，爲高雄在地藝術的拓展寫下另一章時代的交響曲。



林天瑞〈紫菊〉1993 油彩帆布 24×33cm
(李進發收藏)



李進發〈先生追懷〉2004 油彩帆布 25P
(李進發收藏)